



关于Fish & Chips



你应该知道这些

据《每日邮报》的报道，当地时间22日下午，习近平主席来到了英国首相所在的契克斯庄园，与卡梅伦在庄园进行了会晤。之后，他们便前往里斯伯勒王子城附近的一家名叫The Plough pub的酒吧小酌。据说，这是卡梅伦最喜欢的一家酒吧。当时，卡梅伦帮习大大点了一杯Greene King IPA啤酒，外加一份小的Fish & Chips（炸鱼薯条）。

据英国《每日邮报》的一篇文章

形容，炸鱼和薯条有一种“cheap-but-cheerful”的本质，便宜但令人欢欣鼓舞。

炸鱼和薯条最早作为一道菜出现在一起是在1860年左右，但关于其从何而来，一直争议颇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炸鱼薯条一直是包在报纸里吃的，就像我们以前会用报纸包油条。但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觉得报纸上的油墨有害健康，所以改用防油纸包裹，如果你愿意，外面还能再包

一层报纸。

吃炸鱼薯条时，传统习惯是撒上盐和醋。和欧洲大陆的习惯不同，很少有英国人会就着蛋黄酱吃炸鱼薯条，他们只喜欢撒上盐和醋。

炸鱼薯条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健康。平均每份炸鱼薯条的热量为595卡路里，相比之下，一份披萨为871卡，一份巨无霸套餐（Big Mac meal）为888卡。

狄更斯的《双城记》中出现了炸鱼薯条。小说中描述道：粗糙的土豆片，在极不情愿花掉的几滴油里炸着。

炸鱼和薯条还在诺曼底登陆时发挥过作用。据传这是当时英国士兵们的接头暗号，一方高喊“炸鱼”，等着另一方回答“薯条”。一战和二战的时候，炸鱼薯条不包括在定量配给的食品之内。战时的英国实行食品配给制，每人每天只能买到定量的食品，但炸鱼薯条是极少的不受限制的食品之一。

目前英国最好吃的炸鱼薯条店在苏格兰。位于苏格兰小镇Stonehaven的小店The Bay Fish & Chips。而想要吃到最正宗美味的炸鱼薯条，请记住：绝不要在看不到海的地方吃炸鱼和薯条。据悉，英国人民每年12亿英镑都花在购买炸鱼薯条上了。

摘自《文摘报》

看天下



四川阿坝 新生熊猫宝宝亮相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2015年新生大熊猫宝宝集中亮相，该中心2015年共繁育大熊猫17胎26仔，成活23仔，其中包括雅安碧峰峡基地16仔，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4仔，广东番禺动物园1仔，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1仔，美国华盛顿动物园1仔。



杭州挑战 世界最长信封链条

杭州市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滨江校区内，300名大学生及公益使者共同将3004封内装祈福卡的信封连接成一条总长达335.23米的心形信封链条，刷新了今年8月由“全球成长心连心”国际协会组织华人大学生首创的由2409封连接而成的世界最长信封链条。



因为他 上海董家渡琴声悠扬

64岁的老史一头白发，一把山羊须，十足的艺术派头。在上海的董家渡地区，他绝对可以说是“名人”。不仅是因为他生于、长于董家渡，熟知每一栋石库门房子的奇闻异事，更因为他爱在董家渡的拆迁废墟上，忘情演奏手风琴。



百余名市民参加 “呆萌”比赛

山东省日照市太阳广场，一名头上“长草”的女孩坐在广场上比“呆萌”。选手们坐在指定区域发呆，期间不能看手机、大笑、聊天、上厕所，以及睡觉，坚持时间最长的为第一名，该活动吸引了百余名市民参加。

《小王子》 背后的战火和残忍



人们用邮票来纪念开通邮航的圣埃克修佩里

最近，《小王子》这部被无数次演绎过的经典，被改编成电影搬上大银幕。但是童话背后，作者圣埃克修佩里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创作童话的时候正是他最痛苦的一段日子。

《小王子》中的飞行员邂逅小王子，是在广袤无垠的沙漠里。故事就在这里展开。事实上，这来源于他的真实经历。

1935年12月，圣埃克修佩里和一名机械师试图创造巴黎——西贡直飞记录。然而，他的西茂恩号飞机在撒哈拉大沙漠靠近利比亚边界的地方坠落。等待了漫长的三天之后，他和他的同事才被北非的贝督因人拯救了出来。在《人的大地》里，他对这段回忆进行了详尽的记述：

“在沙漠里根本没有藏身之所。沙漠就像大理石那么光滑。在白天它不会为你提供一点阴凉，晚上只会让你在寒风中没有一点遮蔽。没有一棵树，一道篱笆，一块石头可以容我藏身。寒风就像平原上的骑兵向我直冲过来，我只好团团转以躲避它的来犯。”

在当时，飞行并不是一件安全的事。为了开拓航线，许多民事飞行员丧生。但是当时法国等工业国家为了继续在非洲开垦殖民地，打通东南亚经由非洲通往欧洲的货邮通道，不顾代价地探索着新的航线。

进入航空时代之后，各国更是疯狂地开拓空中航线。

圣埃克修佩里自己就参与了多条航线的开拓与维护工作。他作为民航驾驶员，先后驾驶邮运飞机和法航班机，翱翔在非洲上空。1927年春，他与著名飞行员梅尔莫兹等人开辟了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到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以及塞内加尔首府达喀尔的邮政航线。同年10月，他被任命为朱比角航空站站长。当时，各国自己的航空站是本国飞机的补给站和新起点，同时也是接触其他国家飞机的外交场所。在一年半的航空站工作中，圣埃克修佩里在这大西洋与撒哈拉沙漠的交接处，与同伴们多次出色地完成了空难救援任务，并与当地土著摩尔人和西班牙殖民军打着交道。在此期间，他利用



夜深人静的空闲，伏在两只汽油桶架着一块木板搭成的桌子上，写成了他的第一部文学杰作《南线邮航》。

两年后，圣埃克修佩里开拓的航线从大西洋一直延长到巴西，尔后又延至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当非洲大陆沉睡之时，和圣埃克修佩里一样的飞行员正夜航在天际。对他来说，无数的航空站就有如灯塔，既代表着安全的问候和召唤，又代表着繁杂的国际秩序。

而当他在撒哈拉大沙漠靠近利比亚边界的地方坠落，并在故事中遭遇小王子时，他也正邂逅着未知的法律风险甚至国际纠纷——凡尔赛和约后，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被协约国悉数瓜分。法国虽然夺回了被德占领的非洲属地，但由于战后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每况愈下，欠英美巨额债款，处境困难。这个时候圣埃克修佩里所服务的塞智利民航公司，也肩负着为法国政府巩固航线的重任，并需要和列强传统和新兴的势力对抗。

摘自《法治周末》